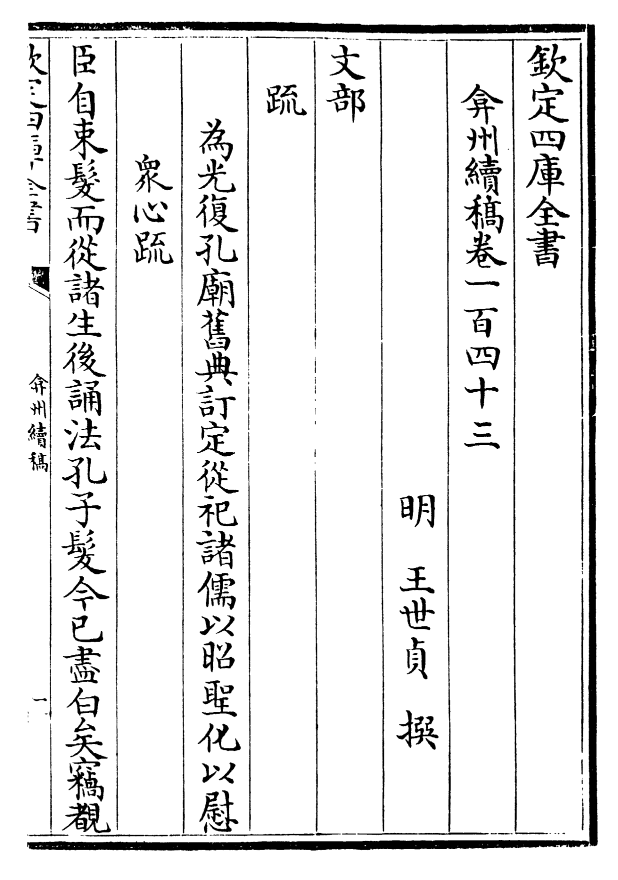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疏

為光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諸儒以昭聖化以慰

衆心疏

臣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髮今已盡白矣竊觀

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即自漢唐宋以迨前元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高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廓之至憲孝二朝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佾舞則益而八籩豆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蔑以加矣世宗皇帝下明詔易像為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信之真足破迂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驟貴曲加迎傅遂至佾舞籩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僅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為先師廟上不得與釋

道並紳衿之士入與駿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窺見以聖主隆師重道之盛心附末世尊君卑臣之微指臣竊以為奉行者之過也今幸遘禮樂將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異為此冒昧上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木主師號外其餘一切光復其於聖化不為無補臣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葢孔子偶追陳蔡之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若曾子

者而不與也顧使宰予冉求濫竽其間竊所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田常之難其中所紀雖不盡覈然而朽木糞土之誚見鄙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罪名教冉求為季氏陪臣聚斂以益其富鳴鼓之攻非徒之責凜乎霜鉞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故追咎權相之奪情以厲百僚故屢飭有司之掊尅而予求於臣子之倫何如天下萬世之論何如乃使之偃然於大聖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何其謬盭不倫至此也臣以為宜降置兩廡必欲

補十哲之缺則有有若南宮适二子其言行蓋為純熾庶可從顓孫師之例進補臣又考得嘉靖年間於從祀諸儒有所進斥固極精當然所進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亦在中上獨嘗議擠易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以其所著濮議微合新禮遽登從祀臣以為登歐陽修不如登范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器又能於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仲淹之賢視歐陽修何啻倍蓰合無併將臣前後所言進斥

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道禮官館閣大臣㑹議定奪庶幾聖道益隆聖德益顯臣本腐儒竊覩追隆孔子之典婁益於累代而驟損於盛朝不無有慨於中及抵南京嘗以春秋丁巳顧瞻廟貌徘徊堂廡私心揺揺怦怦如有所失敬披肝腑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越俎之戒陛下采之公議歸之獨斷臣不勝幸甚斯道不勝幸甚為此具奏

為申飭部規傍及時務少有獻納以効裨補疏

竊念臣海濵棄臣不諳時宜茍安畎畒飭巾待盡陛下過采廷臣之議還貳常伯之秩俾賛留鑰恒慚濫竽亦欲少抒一得之愚奉佐維新之化而知識短淺志慮昏忘間者傍觀延採粗有聞見釐為九款其間多有臣職守所關者伏乞聖明勑下該部斟酌覆請其應行應寢非臣之愚所敢與聞為此開坐具奏

計開

一武舉之設選用新任幼官指揮千百户及各官應

襲兒男示以有勇知方之教使備干城腹心之選且許六年一次比照武舉事例取其馬步射技及策論明習中式者得以應試會場兼資推用踈劣不堪者黜革但以武舉之法而加之黜革之人則是首二場之不合式者反得以拙避咎而便騎習射之士往往以長見短其於事體大屬不安合無將初貳場馬步射不入格者仍令入第三場其騎射拙而策論頗工或策論拙而騎射甚精者俱免

其黜草若有奇材偉畧明識博覽綽綽乎藝文之表者即杜預之拙不穿劄韋叡之弱不習騎閗亦破格收録一二臣又攷得唐宋以來天下郡國俱設太公望廟配以穰苴孫吳韓信諸葛諸名將今獨兩都有武學而南不為太公立廟國家采其筴而畧其祀讀書而忘其本甚缺典也合無於南武學隙地更創太公廟一所仍查前代舊典以諸名將配俾師生於丁日釋奠先師以戊日釋奠太公

廟行禮庶使纓弁之徒少知報本之誼而於振揚
武功作興士氣亦不無小助伏惟聖裁
一國家之制公侯伯及武職大小官員上下馬不得
用杌衣去地必過五寸非直以其紈袴而故裁之
蓋欲其便騎習武備一時緩急之用也節經言路
申明奉有嚴旨兩京一體遵守然臣自入南京所
見都督錦衣下至坐營官無不乘輿以兩騶肩擁
者蓋武弁之門其有畜馬之櫪寡矣積偷成嬾積

嬾成忘浮慕薦紳褒博之風豢就紈袴驕惰之態尚安望其披堅執鋭分士卒横草之功抑控從送工疆埸趨風之技哉臣以為所當急行禁革如有犯者聽臣本部及科道衙門參究重治若文臣一槩用輿出入非臣職守所敢與聞獨兵馬指揮職在干掫役當奔走似與武臣事體相同當一體禁革伏惟聖裁

一南京參贊機務實兼内外守備之職而分理之非

直以佐行文移苟且具員而已有匡救彌縫之責有防杜遏折之機是以職居夏官而班首六卿時當考績則免其離任何者誠重之也今每遇叅贊缺守備官諉以舊例不行會請署事官員苟徇一時之便罔思留鑰之重相沿成習殊非事體臣以爲南之叅贊重于北之協理協理缺則兵部爲之請署叅贊缺則守備當請之九卿會行兵部右侍郎無侍郎即行别部尚書侍郎之掌印者兼理其

於慎幾微裁横肆不無小補若曰領勑官非奉上旨不得徑署則提督糧儲操江大臣獨非領勑者乎而何以㑹行署事也伏惟聖裁

一高帝統一區宇化家為國一時功臣如六王者既以弘治詔官其後人為錦衣衛指揮使又以嘉靖詔進爵通侯世世勿絶恩德至隆渥也而一時當事大臣不能詳攷故實獨遺所謂太子太師潁國公傅友徳太子太師宋國公馮勝者攷之友徳於

洪武三年以戰功封潁川侯其後下秦隴轉破階
文遂定西蜀髙皇帝躬御天藻首頌膚功尋統大
兵三十餘萬蕩平滇南拓土萬里歸啟公封數提
將鉞終老牖下勝於洪武三年以平定汴洛秦晉
功封宋國公列於衛國公愈之上自是連總雄師
北殲強敵勛臣榜中名列第三止是金山之役偶
以一眚微忤上旨然任遇無改名爵如故二臣之
歿在洪武二十七八年間上既倦勤於政一時勛

貴大臣通未有議及贈謚及襲封者後世因其優卹之微遂飾以嫌忌之説使高帝之心不白累朝之典尚泯臣以為是二臣者功不下六王而報同凡庶甚非報本追遠興滅繼絶之義也合無勑下吏禮兵部會同館閣大臣查考金匱石室之藏詳覈二臣社稷之勲或追崇王爵或加贈上公賜以易名之典仍推求子孫比照弘治六王事例廕録指揮等官倘用事久為嫌則漢之末季尚有追録

鬱絳之後者寧謂聖明御極而有所不逮也伏惟

聖裁

一臣以萬歴二年任鄖陽廵撫嘗極言勾軍遠戍之

苦大約謂應勾者孱弱之氓就斃道路姦黠之輩

甫至即逃且以一軍而致累押解二人使之無罪

而羸廬産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歴瘴險以與軍共

一旦之命於萬里之外請令於原籍五百里内從

便改補則以天下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且

其便有四應勾之戶樂於近而不易規避使吏胥得筴為一便應補伍者宜於水土而不至困絶為二便近則不逃逃亦易跡為三便解戶不至破家為四便盖疏上而部臣以方遣清軍御史惡臣沮撓寢不為覆盖十餘年而勾軍遠戍之苦日甚一日未能繼臣而言者又臣至南京兵部見各都督府有解軍湖廣四川者一軍而用千戶一員舍人一名給驛傳送計其乘騎傳廪之費往返不啻百

金且方今嚴愼郵傳至監司守倅科道部屬之任不給符繻而䕶一罪人至戍所乃屈衛官主之又使之馳驛往返何政體之倒置一至此也合無勑下該部將臣前疏詳酌通行及行本部此後解軍仍照外縣僉解伏惟聖裁

一南京輦轂之地其一應差役最爲煩苦而邇年以來貧富不均輕重失劑大至破家小亦損槖其弊端多自五城兵馬指揮盖兵馬指揮起家胥郎不

緐經術猥巧捷給之才雖不乏而廉公恪慎之守多不聞臣自入京以來怨讟之聲滿耳竊謂上元江寧二縣知縣本係親民之官又皆科目之選而於編役一事了無所關甚非事體合無今後遇有編役五城巡視御史會同應天府行上江二縣正官同兵馬司官編審呈請裁定庶幾私弊肅清人心協服妄意此法於北京亦便伏惟聖裁

一上元江寧二縣知縣髙皇帝葢倣古長安洛陽二

令之制而高其秩為正六品非特標異赤縣實欲昭重神京其後更以秩高不得與給事御史之選即治行稱最者不過為散曹郎次則郡倅州長而已且在京輦之下頗多牽掣遂使甲科推避不肯就選而類以舉貢充之任者志望日以卑事權日以輕而體面日以殺甚非高皇帝標重神京赤縣初意也臣又思得府之下為州州之下為縣天下之州大約二百有奇而雄緊者居其半大則連城

小亦百里其體髙於縣而止以格不得給事御史故甲科之選遇之則蹙頞而思避士民之品及之則抵掌而見狎及主爵之抑之也雖以髙第入副曹郎不計舊資惟錄新俸授主事者髙卧而得監司而此猶不敢望郡守往往神采沮廢威令不行亦豈古時賢君所以重守令意也合無此後上江二縣知縣缺必以進士二甲選末或三甲選首補之政績卓異者比照部屬改科道事例不妨取擢

其宛大二縣及順應二府推官亦同凡遇各州正官缺亦必先其雄緊者多以甲科除授次則及縣令之有聲實者陞補入佐曹郎論俸陞遷必從州任併筭若有政績卓異者六年之外超補郡守三年之外徑遷吏禮清曹庶物情既平吏治可望伏惟聖裁

一貪酷不謹官員遇朝覲考察累朝奉有明禁不得收録至於詔恩加級復官通不覃及祖宗德威明

若日月嚴若霜霰而自近年以來矯抵過正務通物情至壬午一詔不申朝覲考察二禁一切徑行復官至因而加級者有矣朝覲雖極貪酷有指不行提問矣貪酷去官者不追原領誥勑矣此何以激懲百吏慰服衆心合無勑下吏部都察院查照累朝詔旨通行天下凡遇貪酷不謹官員一切改正不許復官加級提問軍徒追奪誥勑如例伏惟

聖裁

一蘇松常三府財賦甲天下半而簿書期會獄訟兵防往往稱是舊止以按察副使一員統之精神伎力管攝難遍奔走逢迎疲頓不支以故設有參政一員專理税糧坐劄蘇郡蘇郡之人以不堪撫按駐節之煩而併厭之倡為阻議乍設乍革其後廵按御史鄧鍊請復而不果今者新設水利副使許應逵於松江其人資望已深名位故重合無量陞參政一銜令其兼管税糧不妨於松江坐劄大抵

水利方興之際則以水利帶税糧水利既通之餘則以税糧帶水利員既不繁事亦易措且此二官實相表裏言者若以其擾費而復尼之臣竊謂天下諸藩之賦大者尚不敢望蘇州一郡而設有藩臬二司有設税糧水利各府俱有守巡兵備等官豈獨易於諸藩而難於三府也又豈獨諸藩之務繁於三府而三府之供億窘於諸藩也夫屑屑焉爲朝夕饘粥縷析而銖計此閭閻之氓所競而薦

紳大夫之所不言也臣又有欲陳者即三郡有巡撫有巡按有操江有巡江有巡鹽有巡倉而以一兵備應之到任必謁出巡必迎必送其撫按年節生日小有吉凶之事必叅是盡收兵備之日力而委之道路也竊以通行一切禁革為便伏惟聖裁

會劾司禮監張鯨疏

臣等竊覩邸報該科道衙門交章論劾提督東廠辦事官校司禮監太監張鯨及錦衣衛提督辦事官校左都

督劉守有等罪狀皇上於御史何出光疏辭批下法司將事内有名人犯提問劉守有革任回籍張鯨策勵供事該法司問明奉旨邢尚智監候處决李登雲張繼德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獨於張鯨止令痛加省改策勵供事而鯨弟都督張書紳所犯亦從免究以故中外洶洶不平法司抗辭執奏九卿大臣科道等官聯章論劾而吏科給事中李沂辭尤愚戇不根致觸聖怒下鎮撫司用刑嚴究其批諭内閣九卿雖云張鯨已有處分而所

謂處分者則但聽其引疾乞休准私宅調理而已夫私宅調理者所以處中貴人老疾之辭而非待罪人之體也張鯨罪至無將法所不宥皇上之意不過念其供事日久侍奉徵勞不免屈法以示寛未必予假以需用而遠邇物情傳聞驚詫意張鯨必多方以求復進蓄憤以思一逞且謂劉守有重臣也一疏而斥逐甚易邢尚智等餘黨也一讞而死戍不疑而元惡大憝之張鯨乃寛假之優卹之不一而足臣等未測聖意所在第竊聞之

書曰從諫弗咈去邪勿疑又先賢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今皇上之待言路若此其待近習又若此臣等不知於從諫去邪宮府一體之誼何如也且三尺法者高皇帝所定以貽皇上者也九卿大臣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也法司皇上所用以正綱紀者也言路皇上所藉以發奸伏者也今以一張鯨而骫三尺之公法以一張鯨而屈盈廷之公論切為皇上惜之臣等職在疏逖見多後時特以備員部院宜切

股肱上不忍累皇上之聖德中不忍釀宗社之隱憂下不忍叢天下之指議為此激切具實上請伏乞大奮乾綱將張鯨仍行盡法究問或謫發南京閒住遺下監廠職事急選老成清慎之人代之明示中外不復收用其李沂見奉廷杖死生未分倘蒙小減俾以微職効用邊徼則陛下雷霆之威更為解釋而日月之明無不離照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披誠獻言仰裨聖德聖政疏係南九卿會上具草

臣等恭閲邸報内朝儀自萬歷十六年九月以來皇上
視朝稀簡乃至正元嘉會萬國嵩呼策士金門傳臚玉
殿國家莫大之典俱未蒙臨御遠邇臣工謁辭思一瞻
天表親承德音而不可得尋奉聖諭朕近因動火免朝
臣等不勝憂惶乃今詢知聖躬萬福而兩月以來猶然
未聞視朝臣等於上憂聖體之念雖少安而仰虞聖德
之心則轉切竊唯我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以取天下
御極三十餘年未嘗一日不視朝亦未嘗一疏不躬覽

故能統一華夏享有上壽衍祚無極皇祖世宗皇帝雖以晚年躬修玄理跡若倦勤而親閱章奏朝發夕下手攬乾綱威攝羣小然憑几一詔尚有餘悔乃閒近日遠邇章奏少或詆諆時事或觸冒近習輒留中不下二祖七宗以來未有如此者也祇是正德中權奸劉瑾朱寧江彬秉上不省章奏盜匿私家大小數千餘本後皆舉宗殲夷始將原本搜出貽譏史冊以至於今此前事之明鑒也臣等於上年十一月内及大小九卿科道等官

追論司禮監太監張鯨罪狀乞行斥逺亦在留中數内臣等所以不敢死諍者竊意皇上前已處分必無係戀而比聞天怒不恒聖衷未定小人睥睨覬覦之情當何所不至羣黨趨附羽翼之謀亦何所不有萬一復竒要樞彼必創為迎合之策以固其寵收召不逞之徒以張其權盡修睚眦之怨以快其志廣開苞苴之路以補其槖貽憂社稷流毒縉紳竊謂皇上既以天下公議而去之不當復拂天下之公議而用之也抑又聞之醇醲適

口而為腐腸之藥妖麗悅目而為伐性之斧五步之內怒而流血非萬乘之劍也屏帷之間不備不虞非九重之固也皇上之寶位乃高皇帝所授之位皇上之聖躬乃先帝所寄與天下臣民所仰屬之躬伏望上念宗社之係為重下不以臣等芻蕘之言為輕日御朝門躬親庶政俾臣工快覩四夷朝貢之使仰瞻天顔清豫忭舞欣悅凡有章奏即時付閣擬票該部覆題行止內節嗜慾之好外杜奸邪之窺親近儒臣講詳治道使經筵日

講之規不致久廢將見聖德日隆聖政日熾臣等幸甚
天下幸甚臣等雖在隔遠分均股肱不忍默默尸位以
故不避斧鉞披瀝肝膽冒昧上陳不勝悚懼戰栗之至
為此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䘏典事疏

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原任南京兵部尚書今
病故陰武卿男官生陰鎔通狀告稱有父陰武卿由嘉
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授南京戸部雲南司主事丁母憂

復除刑部浙江司主事陞本部江西司員外郎陜西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本省按察司副使隆慶四年改廣西提督學校副使福建布政司左叅政萬歷二年陞江西按察使陜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本司左布政使應天府府尹太常寺卿萬歷十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保定地方本年六月内歷三品俸三年考滿具奏奉聖旨陰武卿着就彼復職欽給誥命授通議大夫蔭一子入監讀書時因邊夷内附叙錄

軍功獲蒙欽賞㝷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兵
部右侍郎轉本部左侍郎十三年三月內歷三品俸六
年考滿具奏奉聖旨陞武卿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屢因
軍功俱蒙紀録十三年八月內陞南京工部尚書十五
年循例自陳奉聖旨卿職司留土宜益用心供職不准
辭㝷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不幸於十六年七月
二十九日在任病故緣照國家舊典凡兩京文官二品
見任并致仕病故者例有贈官賜謚祭塟録蔭况歷尚

書實俸已經三十三箇月偶因王事勞瘁染疾身亡相應遵例奏請緣鎔隻身扶櫬還鄉並無丁男堪以請關不得已謹將履歴緣由備狀赴告代為題請等因送司案呈到部卷查本年七月二十八日尚書陰武卿病故隨該臣世貞等題報去後今准前因臣等看得本官才識精詳行業端慎入仕三十三載無公私纖毫之譏居官一十九政有樂利久遠之績視學則宏菁莪之化屢騰薦書撫畿則著保障之猷數蒙優賚追賛留務逾展

訏謀綏輯流移馴擾驕悍人但見其鎮静之底績而不知其拮据之苦心至於羔羊之節終始不變易簀之際垂橐蕭然伊男匍匐奔喪閶闔扶櫬勢不能叩閽陳情懇乞身後卹典臣文華有交承之誼臣世貞托僚宷之末知之最真憫之實至查得萬歷初年本部尚書劉采吳嶽致仕身故俱蒙聖恩備予贈謚祭塟又上年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病故右副都御史王用汲代為題請卹典今陰武卿歷官深於海瑞勤事著於采嶽

臣等代請又與用汲相同為此據實具題伏乞勅下吏禮二部俯賜給與贈謚祭葬庶幾恩造有終勞臣知勸

緣係邺典事理為此具本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魏綿曾

謄録監生臣任頡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疏

衰病不能趨任懇乞天恩特准致仕以保餘生疏

臣年五十九歲係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鄖陽等處軍務

陞南京大理寺卿聽用萬歷八年内蒙改應天府府尹未任間該南京科道官王良心王許之論臣縱肆奉旨照舊回籍聽用萬歷十年内科道衙門舉薦人材内有臣姓名吏部覆准起用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覩邸報吏部題為缺官事聖旨王世貞起應天府府尹欽此臣行能淺薄出處乖踈生平不善雕飾以來憎口方閉門思愆没齒無覬猥蒙聖恩過采言官之薦旋允銓部之請鏟瑕洗垢起骨嘘枯俾尹留京復齒九列令乾行在

御離照當天朝靡倖位野鮮遺喆臣雖至愚極陋亦思依附風雲驅竭犬馬上酧生成之大造下補東隅之曩失而賦分有定與願相左蒲柳易衰桑榆漸迫自往歲一疾踰歷三時雖藉醫藥强起稱人而髮白殆盡齒餘無幾精神耗弱動止顛躓若遂竭蹷趨命必將委頓道途即使黽勉赴官亦當昏忘職業又竊思之臣所可見者不過䟦線之微而所愧者乃有丘山之累夫以㩦席之上夔龍接武弓旌之地麟鳳萃止而以衰病不肖如

臣者參之小則有濫竽之譏大則有敗羣之誚亦非所以裨益治功稱塞德意也臣情出由衷事非得已伏乞勑下吏部許臣致仕仍守閭井臣未死之年沐浴聖化歌咏大業或可少効涓埃之報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舊疾轉劇再乞天恩賜容仍守田里鼻存餘生疏

臣於萬歷十二年正月內覩邸報補臣應天府府尹自揣才力衰庸不堪驅使已具本陳情乞休去後本年二月內接覩邸報吏部題為闕官事推得臣與太常寺卿

温純俱堪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奉聖旨王世貞陞南京刑部右侍郎隨據部咨到臣比時臣竊自念世受國恩生之士節雖亦敭歷中外粗効犬馬之勞而虛糜廩禄未收桑榆之效陛下下體之仁不遺葑菲溫綸之錫再賁蓬茅臣雖蠢陋無所知識豈敢忽忘蹇蹇之忠株守硜硜之見坐畏驅策偷即宴安而小人福過災生心長晷短舊歲邁軸之餘轉成膏肓之患即令胸膈痞悶頭目岑昏肌肉漸消步起無力猶兾聖慈俯亮乞骸之請

獲遂丘首之私乃於三月二十三日復覩邸報該吏部覆臣疏奉聖旨王世貞着遵新命赴任供職欽此臣雖欲自力黽勉就道而病勢轉增醫藥罔措生趣漸遠死期垂迫竊復自思所以早衰之故秖緣生稟既薄舉動任情不思濡首之節竟乖伐性之戒營衛踈脫真元耗漓積漸至此内悔何及夫慕虞廷都俞之盛者雖不敢希夔龍之接席沐舜世仁壽之風者或庶幾與鳥獸而馮生陛下若還臣以一丘賜臣以餘日尚可希兾萬一

茍完残軀臣實迫切無所飾假伏乞敕下吏部查覆許
臣致仕或在籍調理不勝感激竢命之至

衰病不能赴任懇乞天恩賜保田里疏

萬歴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到邸報吏部題南京缺
官事該南京兵部缺右侍郎推得臣與南京大理寺卿
舒應龍俱堪任奉聖旨王某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欽此
竊念臣以草茅下士蒲柳弱質於人無所比數先年緣
病得衰積衰成嬾以故甘托物外之跡自遠維新之朝

蓋再躓而不敢覬出再起而不能應召者於今十有一年矣今年九月内陛下採廷臣之議伸禮官之守俾臣之先臣某得沾贈官祭瑩爾時臣即擬竭蹶奔走叩首玉階而病不任行且例無親謝僅以一介單辭干冒宸嚴方切悚惶莫知所措不意復塵啟事獲玷除書夫自古君上之恩莫大於榮施其親而人臣之感恩亦莫深於得致所欲於其親陛下之恩若此苟非木石其軀孰不鏤骨思報即使肝膽塗地亦且甘心不辭況陛下躬

被堯舜之徳勤思唐虞之化公卿大夫滌慮而奉職業搤掔而談仁義岩穴之士稍有一長自見一識可采者亦延頸而思効而弓旌之召再及於臣臣雖不才束髪讀書服膺古訓犬馬餘忠芻蕘鄙識亦欲藉未盡之年而竊致之但伏而自思有必不能出者臣自壬午之歳搆𤸷膏肓幾與鬼伍雖頼醫藥勉强支持然而髪白殆盡齒落無餘脾胃削弱飲食減省元氣耗於少年之翹蘖心血枯於中歳之筆研即雖年未篤老而厭厭無復

生氣豈能鞅掌刀筆追定國之精明畢身疆埸等新息之矍鑠若謂卿佐稍崇南曹差簡可以優游禄食茍免愆戾躐取崇顯不虞負乘則臣之一出匪以報國秪為身謀上孤奕世生成之恩下隳居平進退之義陛下亦安所用之臣不勝懇沮微念伏冀聖明憫臣俾以原職致仕臣得沐浴天澤歌咏盛治含哺鼓腹以畢餘年倘遂溘然此誠不泯為此

衰病侵尋情事荼苦懇乞天恩放歸田里以安餘

生疏

臣年六十三歲由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通仕籍者已四十二載保丘壑者復十有三年昨歲蒙陛下過采廷臣之議俾臣起自南畆佐樞留京比時臣得患有眩暈脾泄等症齒墮髮落展轉湯藥未有起色特以世受國恩再壓簡命豈敢守硜硜之志而忽忘蹇蹇之節以故一疏之後不敢再辭扶疾赴任屬饑莩流離物情揺虩臣與僚長憂惶拮据苟爾無事不意於閏六月内接到家

信臣弟南京太常寺少卿世懋患病身故父母傾背同氣之親僅餘一人而奄忽長辭含斂莫及痛悔叢集憂愧并深晝則顧影而悲夜則伏枕而泣以致前疾頓發歷時莫瘳肌膚日削形神判離雖猶勉強升散而自度此身去死無幾矣此念未泯尚欲抒聞見之一得効涓埃之小補而智識短淺志慮昏忘上之不能扶誼引分佐國家之大計下之不能繩愆搜伏暫時政之大幾苟且塞白無裨政體自顧且愧人其謂何臣葵霍之念徒

傾而狗馬之病轉甚若更隱忍栖遲積以日月寧惟不免濫竽之譏實恐一旦先露之溘展轉徬徨不知所措為此迫切陳情乞恩特下該部查例准臣致仕歸里臣得一視臣弟塟事從容醫藥苟藉桑榆之燰少救蒲柳之衰病疢餘生皆屬恩造即遂不起與聖世長辭盖棺之論或可少寛而首丘之願亦為無負臣無任哀懇俟命之至

再乞天恩賜歸田里以明心迹以保晚節疏

先該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黃仁榮論劾臣欺冒恩典緣由該吏部題覆奉聖旨考滿通理叅酌公評既明係題准事例原無欺冒王世貞着照舊供職隨該臣奏為懇乞天恩辯明考滿事情仍賜罷斥以伸言路事奉聖旨考滿事情已查明了王世貞看遵前旨照舊供職欽此該吏部前後咨行到臣臣以行實不孚致來指摘仰荷聖明察臣之誣掩臣之短不即誅斥俾仍故官臣雖鞠躬盡瘁不能仰酧恩造萬一且自履任以來僅二月

餘而閉門待罪已四十日鰥曠之罪復何所逃以故砥礪此心即日視事第伏而思之乃有不容不去者夫難進易退介士之微節也守己量力達人之恒規也大較攻臣者以臣為冒進而稱臣者以臣為恬退今所以曉曉而辨者恐事體之未明耳既明而復隱忍不去是外避冒進之名而中乖恬退之實無論有愧於稱者而何辭以謝攻者其不容不去一也臣自去冬及春以病乞歸者一以衰乞歸者一今更及朞矣而復隱忍不去豈

昔者病而今遽愈昔者衰而今反壯耶雖置百喙何以自解於人人其不容不去二也臣所同列部院寺司之長貳其人皆秉皦皦素絲之節効几几赤舄之誠而臣獨以匪德不類忝之更復隱忍不去寧唯靦顔實亦敗羣其不容不去三也抑又有不能不去者臣之右目近以觸熱哭弟失明矣醫藥未效而左目時復矇矇於披閱案牘必有所不便其不能不去一也自昨冬以來膂膝痠軟拜起鮮力倘於謁陵朝賀之際傾跌失容寧不有

玷大禮其不能不去二也臣負此三不容不去與二不能不去而尚可鼽骳濡遲貪戀禄位不唯天下疑臣之跡而臣亦内愧臣之心茍臣之晚節狼狽至此皇上亦安所用之臣不勝慚惶一念激切歸誠伏異天慈特賜骸骨歸里臣無他長至於躬耕南畝以共賦税歌詠盛德以紹風雅亦恐不下恒人唯皇上一鑒憫焉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為新舊疾病大作不能供事曠職負恩乞賜罷斥

歸里疏

臣近以奉職無狀招尤愧心乞賜骸骨荷蒙天恩收采部議下降温綸俾臣照舊供職臣時久抱宿痾内外潮熱胸膈痞悶瘡痏徧身時若黥墨第以新奉明旨不敢抗違勉策衰駑扶病視事不意右足脛面驟發疽毒扶曳蹣跚茍完稱賀謁陵大禮歸即困卧床褥宛轉呻吟前所苦瘡痏乘而為厲終夕不獲一寢嘅粥不盡一器氣息惙惙勢不能支緣臣東南豎儒生而薄弱少寡將

愼既不能無魑韡房室之累而中更家罹焦抱書癖侵
剋肺腑彫瀉性靈後因杜門靜攝斷塞慾竇凡一紀而
稍稍復恒自戊子一出衰態陡現尋哭臣弟太常少卿
世懋過當右目失明次年哭臣弟之長子士騆左目亦
漸昏眵不能辨看文字只今心膽震掉腰膂酸愞外貌
似足支吾退而自揣生人之理幾盡矣又竊自思惟臣
巖穴廢才分不當出所以强顔忍詬叅備朝列者縁三
世仕宦俱叨顯官皇上旌臣父於覆盆之餘隨拔臣於

銷骨之後誠欲薄有所効以伸涓埃之萬一而地位疎
逖才識迂淺於凡時政之闕失民生之艱困國是之混
淆士習之澆薄不能出一語隻字以彌縫匡救臣之負
上恩重矣臣病不痊臣職逾曠負恩益深苟旦夕溘先
朝露不唯犬馬不食其餘臣亦何以瞑目臣不敢援養
疾近例希覬異時惟冀聖慈特賜罷斥歸里臣不勝懇
切待罪之至為此具本專差齎事吏齎捧謹具奏聞伏
候勑旨

為患病轉篤懇乞天恩特賜俞允生還故里疏

臣嚮以哭弟喪明兼積勞歘致成宿痼新正復苦右脛疽毒徧體疿痏晝夜煩熱食飲稀減陳情乞休去後尚猶勉事醫藥庶幾有瘳不意旬月以來脛毒愈甚半身麻木動履不能加以聞見異常關心觸目無非懣鬱以致食飲愈艱膨脹嘔逆其症侵尋將與亡弟等臣年已六十有五元氣耗漓精血蕩散譬之枯木朽株雖值陽春豈有生望為此迫切陳情懇乞聖恩特許生還歸骨

先隴臣生死銜結無任哀懇瞻戀之至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吏齎捧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恭謝天恩疏

該萬歷十四年内巡撫應天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元敬會同蘇松等處巡按御史鄧鍊題稱臣父原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臣王某生前勞勩未蒙旌卹十五年内禮部覆奉聖旨照例與祭塟隨該臣奏請故母恭人郁氏比例併祭及思得臣父積有微勛未沾贈

謚乞恩覃及該禮部覆奉聖旨是照例與併祭當即移
咨吏部覆奉聖旨王某准贈兵部尚書欽此本年九月
十九日蘇州府知府俞嘉言齎捧恩命於臣父壟所開
讀祭訖除領到塋銀四百兩闢治兆域建創碑亭外臣
俯伏拱聽德音中至勛勞獨茂讒忌滋興鞅掌籌邉殞
身對簿已咨公論猶憫遺忠語語華衮之褒字字肺腑
之痛子姓戚屬靡不嗚咽摧傾父老婦稚亦共懽忭鼓
舞丙舍為之增色窀木頓爾回榮竊念臣父束髮登朝

素絲自勵偶以微勤受知肅朝拮据十年艱關萬死委身鋒刃畢命疆埸先皇帝光照覆盆恩覃解網始而齮齕横臣之齒尋復齟齬忌者之舌遂使隆恩未竟滯魄長孤臣偷生食息靦顔俯仰出愧桑梓入痛松楸幸遘聖明俯採廷議皇綸渙發天漢昭回出少府之緡錢剖大官之珎饌票姚高塚獲表祈連之勛令尹餘忠遂寛若敖之餒夫日月能燭幽隱而不能施雨露能澤芟枯而不能照乃知大造信矣蕉之念微臣病廢一丘徒抱

傾葵之願即先人銜感九地寧忘結草之誠中孚已深於豚魚後世當効其犬馬無任感激踊躍之至

為到任謝恩疏

臣自南京刑部右侍郎養病起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通理提督撫治右副都御史前俸三年考滿離任行至淮安府地方蒙恩陞授今職以八月二十日於京口驛准到吏部咨文於本月廿七日望闕叩頭謝恩到任管事外切念臣樸蔌庸材樽櫨小器弱冠通籍

即攻司空城旦之書中年棄官已安廷尉雀羅之態不意竿濫遂佐留樞雖因人薄有建明而程効畧無寸補方俟黜幽之典乃膺掌禁之遷榮將懼并感與慚會唯司寇叨刑詰之寄三尺之法當遵而建康為輦轂之遺五方之俗難一乘秋之鷹鸇搏擊固非所任入夜之狐鼠憑陵寧忍坐狎瘖而作士尚不忘咎繇之陳謨吏以為師猶欲進蕭公之敬獄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乞恩俯念先臣功行推申部議特賜䘏典以光泉

壤疏

臣以垂老積毀之餘謬忝留京常伯之貳而病與衰會力不心從仰荷殊恩仍保一壑臣惟戢身湯藥銜德牀第豈敢復以家門之私干瀆宸聽但以天地大義惟君與父臣父銜茹之冤雖獲雪於先朝而未竟之典不能不仰賴於陛下陛下榮施臣父朽株之造使無憾於生者垂體微臣寸草之誠使無愧於死者則臣父子千載

一時之遇亦萬分一得之幸也用是不憚披瀝肝膽為陛下陳之切念臣父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其夙以孤忠受簡世廟八奉璽書六更大鎮驅馳南北捍衛邊陲雖財賦出沒易為脂染而束修自勵氷蘗之操可貫神明其在浙福積斬倭級前後三千創築城壘大小數十上感宸眷謂為真忠移鎮大同事由獨斷臨發之際杭城男婦大小擁道遮哭無慮十餘萬人曁督薊遼三鎮前後五載以戰守之功荷遷官者一廕子

入監者一世襲千戶者一賜金帛者九最後邊城破敵斬首八百餘級於法當封而數以口語詆觸權相嚴嵩致成仇隙累風勘邊給事御史郎中等官毛摘罪過咸莫之應乃以春防小挫值臣父寢痜杜門嗾其客御史方輅露劾謂為托疾避事從中排詆致九重有投杼之疑臣父銜覆盆之恨至隆慶元年內臣以按察副使家居伏闕上疏陳情辨理荷蒙先帝特下吏部轉行兵刑二部及順天撫按等官覆勘功罪明白吏部題奉聖旨

王其准復原職臣時獲啟稿塋之骨以歸夜城舉生存之銜以題墓道於顧差畢豈敢復有覥靦而會巡撫南直隸右僉都御史林潤會同廵按御史温如玉提學御史周弘祖奉詔奉應得贈謚祭塋大臣潤疏謂臣父材久著於用世德素重於鄉評廵按順天即能捍衛通州保全畿輔提督浙閩遂為平定倭寇殲厥渠魁在宣大則決策戰守而捕斬首級百餘在薊鎮則極力調度而遏截敵兵六次以迄清河之捷獻馘八百餘顆偶遭敵

衆之突入陰受權奸之陷害死非其罪公論共惜雖經伊子具奏蒙恩准復原職而十載邊陲勞蹟難泯罪既昭雪功應議錄其如王弘祖二疏尤極揄揚臣不敢一一舉瀆天聽當時禮部大臣以先大學士高拱與先大學士徐階爭權不睦縱毀階為廣市私恩彰先朝之過舉謂父與階有鄉井之舊惑於其說牢不可解而是時應卹者都御史朱紈則復以干掫商船不便其所私親故獨於覆疏內謂臣父敭歷邊疆勤勞難泯朱紈操持

清苦行誼足稱但一則被譴之餘衆論未定一則聽勘之後事狀欠明姑候另議而臣與弟世懋俱叨言官薦用剔瑕洗垢臣既濫竽臺省世懋復竊秩清華而獨臣父迄今泯泯泉下每一思之五内隕割中間屢欲有所陳請而已故執政輔臣方外假綜核之名内擅威福之柄臣實耻從干償恩澤切思嚮者衆論未定今則十有六年矣故少師李春芳銘臣父墓比之岳飛少師徐階序臣父奏議擬之賈陸此二輔臣者皆言有準裁不阿

所好者也浙省會城專祠於未復官之前太倉學宮附
祀於甫復官之際閩人則復祠於武夷而浙省通志與
薊鎮湖廣皆載之名宦於衆論不可不謂之定也該部
覆疏原俟另議恩㫖亦無報寢即今聖明中天幽隱畢
照賢喆在事集思廣益臣父叨塵八座之末屢膺專閫
之寄苟使太常抗議考功責實自可無事匄請而年祀
漸遠耳目就淪臣老日侵臣病日篤即使一旦溘先朝
露何以藉手見臣父地下臣父既已就窀穸必不敢復

冒司空錢帛以修塋域臣有三子令修士農之業必不敢援引前詔希望廕錄惟是贈官易名賜祭之典查有故兵部侍郎楊守謙曾銑事例相合及臣母故封恭人郁氏後臣父十年而逝亦有賜祭舊例可引為此力疾具疏懇請伏乞敕下該部詳考臣父前後邊功官蹟參以鄉評酌以士議於臣疏果無異同贈官錫謚并給臣母諭祭如其不然臣甘受誣罔之罪臣為親乞恩於朱紱事豈敢妄相援及但念其竭誠為國引義自裁身歿

之後家徒四壁覥滯淺土與孤兎隣二子寄食伶仃朝不及暮且衰弱惷愚控訴無階廉吏之效一至於此陛下伸㪚帷之義宏枯骨之仁倘賜併及則士民之大願也非臣所敢與也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援例陳情乞推聖澤以光泉壤疏

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在籍養病王世貞奏竊念臣之先臣都察院右都御史忬累樹邉功構罹讒禍該臣於隆慶元年内奏雪復官尋該南直隸撫按提學諸臣題

請卹典未經部覆臣以衰病連綿在籍調理伏枕餘生覆盆絶望玆者忽蒙聖恩過採令任撫按王元敬鄧鍊之疏禮官覆議奉旨照例與祭塟臣惟望闕叩頭隕泣感謝以俟恩命竊復自念臣有母郁氏先年臣父任僉都御史時以臣滿刑部主事考封恭人後臣父十年身故比時臣父未蒙追卹不敢越次陳情今者臣父獲理兆域兼飫鼎釜而臣母托在同穴獨不沾一餟之惠臣私心痛之查得見行條例有品官封贈者亦許並祭臣

父𠯈列六卿正二品臣母受封四品於例頗合為此懇乞天恩勅下禮部一賜查舉不敢望别設壇品止於諭文之中併及臣母封恭人郁氏庶九原枯骨一體沾恩臣之兄弟既感徹肺肝榮藉存歿則尚有無涯覥靦之私不得不盡吐君父之前而效之公道大明之日夫先臣沉寃極枉茍削丹書亦自可以無恨然復官之後撫按諸臣仍交章為之請卹者乃自為叙功非雪罪也而禮官據公論採鄉評問課司勳問䘏司馬始有今日之

命盖又非泛常恩澤之比矣夫論功既在應邺之科而邺典又特重邉功之例祇因撫按原疏不曾明開祭塟贈謚等項故該部不敢輙行移咨並覆若有待於臣之自請者臣誠不勝罔極終天之感敢於孝理之朝自外曲成之澤伏望皇上併行該部覆查先臣歴任督撫功次量予加秩易名以光盛典此風勵臣工奬率忠孝非止臣一門父子銜結論報而已也臣無任哀懇迫切之至

俯念先臣勛勞忠藎酌採公議特賜贈謚祭塟以

伸國是以慰泉路疏 附

切念臣故祖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紈叨舉甲第歷

歷中外垂三十年精白之操無愧神明丹赤之衷可表

天日世宗朝先以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威茂兵備即與

大帥何卿提兵深入蕩平巨寇決勝之策臣祖為冠特

蒙逾格旌賞後督南贛等處軍務振揚國威雕勦山越

功在旦夕而浙閩之間為土人搆引倭寇蠶食沿海郡

縣民不聊生朝議用臣祖以前官巡撫其地兼督軍務臣祖夙夜運籌寢食無暇精選武勇將吏分布要害申明軍法戈船壁壘精采一新自是連破巨賊斬馘無筭優賜累下臣祖感恩思効力探禍源捜剔奸私不避權貴加以剛腸疾惡視貪吏如仇讐以故通夷者懾重足之威舞文者銜東瀛之恨駕揑流言簧鼓時耳至以臣祖擅殺夷俘為罪臣祖思係西南醜類擁巨艘挾兇器肆行掠鹵豈但夷俘原奉勑諭鞫問明白斬首示衆何

名擅殺而故輔嚴嵩父子必欲勒臣祖重賄臣祖時已
移疾歸家無橐裝可應感慨引決其後同事之臣如按
察副使柯喬辨理生還參將盧鏜復職陞用尋以餘寇
猖獗東南版蕩垂十載而後寧海内為之虛耗識者謂
若留臣祖在事一二年可以無此禍矣故於隆慶之初
巡撫都御史林潤廵按御史温如玉提學御史周弘祖
合疏稱臣祖志節勛勞應加贈謚祭塟而浙閩士大夫
尚有銜臣祖者於覆疏中謂臣祖操持清苦行誼足稱

但聽勘之後事狀欠明姑候另議今又十有七年矣臣
祖生為廉吏田鮮負郭身殞之後臣父孤羸力不能任
窀穸藁葬荒山數武之外鞠為茂草伏臘烝嘗不能修
舉臣父今復不勝凍餒死矣臣兄弟二人餬口鄉井朝
不保暮氣誼之士無不為臣祖稱冤貪墨之徒乃至舉
臣祖為戒今幸聖明在上公卿洗心奉職無善不揚有
隱必照而臣祖生罹陷穽死滯覆盆封䘏之績莫酧除
蠹之忠尚鬱况今公議久定物情共憐而臣不以時懇

請倘復如臣父死於凍餒何以見臣祖於地下爲此匍匐行乞至京不避鈇鉞陳情上奏伏乞皇上特下該部仍將都御史林潤御史溫如玉周弘祖原疏逐一查勘明白特照例予祭塟仍贈官錫謚不唯報德報功之典推及於細微而任事任怨之臣亦知所感奮臣以草莽冒干天威無任迫切恐悚之至

懇乞天恩比例錄功以光聖治以勵人心事疏附

臣惟聖主之所以整一寰寓垂拱而成安壤者唯賞罰

而已若乃議賞而至延世愼終而復追遠此固鼓舞之大權而亦使民歸厚之要道也是以孫叔之後見收於負薪甘陳之封仍賡於易世竊念臣高祖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弱冠成進士爲名御史用廷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即奏革寧府護衛開百年曲突之謀進督宣大諸邊復破却迤北强敵爲一時干城之重屬景泰天順之季以迨成化初年廣西荔浦修仁大藤峡等處蠻猺廣東高雷廉等處并海面流賊作亂攻剽城

邑殺僇王臣一時文武大吏雖望如柳溥材如葉盛不能決策平蕩以致賊勢猖獗羽檄縱横百姓罹塗炭之苦九重深宵旰之慮臣祖繇兵部侍郎出參浙藩尚書王竑會推左僉都御史賛理南征軍務比時雖與都督同知趙輔共事而臣祖勑諭尤重事寄獨專臣祖受脤啟行陳師鞠旅誓不與賊俱生當率漢達官軍十五萬分三道並進直擣大藤峽諸蠻巢穴擒斬賊酋池大狗李吉衡楊光志等共四萬一千餘級奪回被虜男婦二

萬餘人平除寨洞八百三十六處奏捷上聞趙輔進封
武靖伯臣祖陞左副都御史仍留巡撫成化三年内蠻
寇復發臣祖督兵征進柳州大容山北流容縣鷄冠山
博白等處擒斬賊酋鄭昂等共一萬九千餘級四年五
年又歷征進謝仙牛領山等處擒斬首從賊七千三百
餘級丁憂離任該兵部會推陞右都御史總督軍務仍
理巡撫於梧州地方開設軍府振揚國威六七八年征
進團鄧山南寧等處擒斬首從賊共八千三百餘級十

九年征進七里沙田髙鄉等處擒斬首從賊共七千九百餘級節奉憲宗皇帝褒獎勑諭見在臣祖前後功次國史家傳廣志及兵部堂稿可查臣祖因拮据軍事心力耗損跋履瘴險病癘交侵乞歸養疾未老而逝荷聖恩給予應得祭塟子其自以二品考滿蔭授光禄寺署丞弘治十年内該總督兩廣左都御史鄧庭瓚廵按廣西御史邱天祐合疏稱臣祖無前之偉績善後之宏猷地方軍民家頌戸祝若使國家無臣祖是無兩廣矣禮

官覆勘無異題請於梧州府立祠春秋饗祭惜一時銓
曹失伸崇贈之典本兵未及世賞之議而臣祖居官廉
潔宦槖蕭條胄祚衰微饘粥空乏既不能伏闕陳上迴
九重之顧又無彊有力者以為之援因循至今雖嶺徼
之香火尚新而桑梓之烝嘗不繼臣代居冢嫡實切痛
心切念趙輔雖為總帥其督戰進止皆出臣祖拱手受
成獲開茅土世世不絕又有縣丞陶魯者一部曲耳雖
累積戰功位至藩伯而獲級前後不滿二萬得錦衣千

戶世襲及查近年尚書啟正茂淩雲翼俱以兩廣功次
廕世襲千戶臣祖運籌決勝之績比之輔鲁孰重孰
輕披棘華路之勞以擬啟淩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
又查得右都御史顧佐奉職仁宣之朝近以撫臣題請
超贈少保臣祖勛伐更優年祀尚近於贈官尤宜為此
比引前例陳情奏請懇乞天恩下吏兵二部覆查無異
將臣祖優贈及予臣世襲錦衣一官不唯臣祖銜䘏於
九泉而臣亦廻生於一綫疆場之吏咸拊膺而效死綏

荒服之誐亦加額而思報德矣臣無任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四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偈

貝多寮偈 有叙

玄幻影菴之步武有廊焉廼不能尋袤倍之其中以度佛書數十百卷居士榜之曰貝多寮貝多者西天竺樹

名也其正語曰多羅此云岸樹高四十有九尺蔭如之葉廣長如佛舌色光澤可鑑宜黄白金漆書凡阿難總持之文悉在焉今所謂貝多者葯也桑皮也繭也非葉也其語漢語也非梵也其書隸也非西竺也其義則經

於是居士以屬天弢道人俾為偈曰

如是我佛在舍衛　慈愍一切諸有情

願以正法盡攝受　而彼初地及四天

乃至無块闡提智　如以一蠡測大海

佛以種種因緣故　廣為譬喻及解說
分别三乘大中小　醍醐酥酪非異味
所得深淺隨根性　前後四十有九載
愛弟阿難所總持　蘇伐羅汁多羅葉
衣以微妙淨白罽　象馬馱載百千夾
今汝所藏獨不然　妙法大乘大方廣
菩薩親受佛心印　梵天帝釋共寶護
汝今奉行不唐捐　在昔開士空中書

風雨避去不侵濕　而況譚潤善弟子

毫端往往吐舍利　乃云啖蜜以甜故

從蜜得甜無論蜜　四十九載佛說法

至竟無一法可說　汝當諦識妙明心

是貝多者筌蹄等

梓行法華經偈

善行比丘發心梓行大乘妙法蓮花經弟子無名居士

王世貞偈諸善智識以貲資之合掌和南而作偈曰

我聞佛世尊　在耆闍崛山　廣會諸天人
而說妙法華　億萬百千界　六種大震動
大梵帝釋天　阿脩摩睺羅　有想及無想
人非人等衆　一切悉皈依　諸有學弟子
聲聞阿羅漢　各各佛受記　各各當来佛
寶塔千由旬　忽從地湧出　而升於虚空
口出大音聲　往刧滅度佛　来聽說妙法
大方諸世界　無必無邊際　各化七寶樹

下踞師子座　一一化身佛　來聽說妙法
佛以摩訶慇　究轉示方便　三界諸盲子
悉登白牛車　脫離火燄宅　不受三途苦
譬彼逃亡兒　一旦遺慈父　而亨積珍賄
寶非家外寶　導師雙樹林　明星時證道
云胡僧祇刼　已成等證覺　說法五十年
住世七十九　云胡壽無量　萬刼長不滅
紫磨真金身　丈有六赤　云胡盧舍那

千丈徧法界　藥王暨藥上　毘季二薩埵
以何因緣故　焚身作供養　妙音觀世音
東西二薩埵　以何願力故　在在表應圓
普賢法王子　藥王與勇施　毘沙門持國
領佛所囑累　故說陀羅尼　云胡十羅剎
咒惱法師者　頭破作七分　乃知妙法華
為大乘經王　權實互相顯　理事了無碍
人天所尊禮　逺過於頭目　受持讀誦人

傳寫教人寫　功德比財施　一分之億分
而此支那國　大信行比丘　念各有漏福
往往皆唐捐　是故衣鉢資　悉捐付剞劂
我聞印施力　如佛丈六軀　化為百千億
又如須彌目　有目皆得觀　以此況功德
真不可思議　我佛説法時　上慢五千衆
羣然各退散　而佛不制止　恐益疑謗辟
今茲淪末教　闡提蔑戾車　日結阿鼻緣

而有此比丘　是故善智識　相與成勝因
闢五百商衆　各捐一株木　造巨採珏舶
珊瑚摩尼珠　瑪瑙硨磲等　富可及七世
以此況功德　復不可思議　昔有法達師
誦持此經咒　已滿三千部　反乎見曹溪
怳忽一句亡　雖則一句亡　其誦恒如故
雖則誦如故　不為經義綏　敢以告比丘
及發心菩薩　持此作法檀　共證無上果

為半偈庵主王百穀作五十像偈

汝不從像生　亦不偕像留　云胡自西來

住此支那境　云胡壞色袍　籐笠皂方履

云胡頭陀行　而不除鬚髮　云胡示淫慾

亦不墮深染　稽首兩足尊　我今已知非

覓非不可得　非非亦非是　名障與利障

乃至綺語障　一切悉芟薙　亦不求聲聞

純行菩提道　昔如來説法　四十有九年

而無法可說　今汝稱半偈　維摩不二門

半偈義不負

題妙喜泉偈

宋張無垢侍郎作阿育王寺妙喜泉偈曰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即泉是泉即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心是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為一居士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即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次之妙喜泉大師復作偈

題其後曰謂泉即心謂心即泉無垢居士作一串穿有出有入有正有偏居士恁麽妙喜不然徐六擔板若見一邊泉只是泉難喚作心心只是心決定非泉是義不正亦復不偏泉乎心乎亦非棄捐擬議思量十萬八千此碑在寺中沈於水近始出之錢子搨一本見示盖所謂宗門無肯語也雖然亦只是打諢作筋斗跳耳因復補一偈

謂泉即心謂心即泉無垢合之作一串穿心只是心泉

只是泉妙喜打開各在一邊渴飲兩瓢足則棄焉一串一邊俱沒交闗妙喜未來曷嘗無泉妙喜既來泉亦能言寄聲寺僧再與沈淵無是無非且寛眼泉

演蘇眉山十八羅漢偈

十六應真者佛十六大弟子分居四大部洲皆梵相也後作梵漢各八老少如之則已失其意矣其稱十八者何居然蘇長公業已為之頌而其辭超邁洒脫居然葱嶺門風龔嘉興手書勒石以一通遺我不覺

有會遂别為之偈其不稱頌者示不敢與長公齒也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鬼使稽顙于前侍者取書通之

偈曰結集甫周魔使来言為再轉輪將遂涅槃我以緣来亦以緣去不嗔汝遂不因汝在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老人發蠻奴檟中有琉璃缾貯舍利十數

偈曰佛有舍利諸天建塔我傳佛心焉用此物不作敬想不作慢想是故不起趺坐合掌

第三尊者晏坐巖中白沐猴獻菓
偈曰白猴捧菓候我出定問汝自來有無佛性莫知有
無來自牛頭一失懶融了不可求
第四尊者側座屈三指荅胡人之問
偈曰我聞天龍只一指禪用之不盡垂五十年指屈而
三將用三世或表三果俱置不視
第五尊者臨洲抱膝而坐神女出水獻書
偈曰尊者臨淵必無羡魚龍女何為出而獻書賢刼所

藏經皆誑汝如來在生默無一語

第六尊者拊稺獅子而坐馴擾若家畜然

偈曰獸中輪王此稺獅子一念皈依立失王位帝釋懷

憂來問尊者不貪血食天食奚取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

偈曰念汝吐珠為汝說法鳥王得汝饑不能啖汝珠一

獻遂不復再我說法竟我法常在

第八尊者立膝而坐有神人湧出於地捧盤獻寶

偈曰入無想定我不自見何物神人乃以寳獻我有一

寳不堪汝償鶖王食之依舊鶊王

第九尊者食已覆鉢持數珠而坐童子搆火具茗又有

埋筒注水蓮花池中

偈曰作五觀已楊枝淨牙活火烹茗灌水灌花是花倏

起代我說法而彼灌者一枯死骨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仙人焚香於前若修供者

偈曰香以合知離則無有汝供非氣我受非鼻仙人五

通此一不通我無一通與闕皆空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

偈曰鼻息偶觸何從何着由是意消悅然真覺我此旃檀價值羅浮利那燼寒了無可酬

第十二尊者入定枯樹中神騰於上大蟒出於下

偈曰泯泯狐坐神騰於上誰為侍者下有大蟒福不蟒報業不我與汝喜即我我嗔即汝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而坐有虎過前童子怖甚匿而

窺之

偈曰倚杖山嵎有虎過之童子怖焉匿而竊窺我無分別不知為虎汝無殺心虎不噬汝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誦呪有蛇一角若仰訴者

偈曰梵響凌雲天樂不作而有訴者蛇而一角業由心造誰汝當怨汝訴非訴我見非見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胡人拜伏於前

偈曰是長老者須麋皆雪前如來生後如來滅汝若為

人終無息期若不為人住此奚為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篆烟侍者注水花盆中

偈曰有盆自花有鑪自煙我不豎義如意長眠童子何知而水而火煙燼水涸無來涸我

第十七尊者臨水仰視飛鶴其一下集侍者附之一童子取果實投水中似餧魚

偈曰有魚比丘鶴勒那衆自業自緣謂佛操縱戾天躍

淵其樂匪真曷不聽法蚤弃二身

第十八尊者植拂瞪目而坐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偈曰童子得榴以薦其師如大輪王千子纍纍我以慈悲而乳法喜盡大地中孰非我子

覺上人脩頭陀行中歲剃染乞余一偈

令子祝髮成比丘形似遠得歸如夢始醒頑石説法子當勉聽子之長技頗工丹青雖應世法不作汝能莫起愛想有愛有憎當子去時無一可憑迴心大雄勿縛小

乘暢則海天厄則淵氷子如不然問佛法僧

合造妙法蓮花經送補陀潮音庵護持偈

妙法蓮經諸經中王我觀世音菩薩中王衆善智識合造此經二十四部歸於補陀大士道場如音梵音與海潮音罔晝夜間一切聖凡能轉此經縱為經轉功德大小永不唐捐我見是利故説此言烏王龍王脩羅波旬皈依護持有毀侵者頭破七分

觀一之上足曰果沙彌自號空山余不能和諸君

子詩而姑為偈語問之

若欲空汝山汝山作麼空若不空汝山作麼山不空汝山既已空汝空元不空以此不空義為汝成真空

頌

釋迦牟尼世尊苦行像頌

不可説刼前香稲如来今何以尚在學地摩耶夫人腹中諸天拱護説法今何以無一闍黎侍兜率宫受上妙天食供今何以僅一麻一米丈六金剛不壊法身今何

以瘦削迺爾下生時周行七步今何以兩足如繫揞地揞天稱唯我為尊今何以默無一字咦竟孰非而孰是

釋迦如來成道像頌

菩提樹下明星現際霍然一悟别有天地大三千界盡收脚底阿僧祇刼總入目皆菩提帝釋咸大歡喜以法輪時至而獨波旬請速涅槃曰無嬈我魔事真耶戲耶咦波旬如是雲門亦如是

太上郡真圖頌

太上郡真圖一卷被髮髪中坐者太上老君道德天尊李諱其左立而侍者東嶽上真卿司命茅諱次右弼侍帝晨桐栢真人王諱右立而侍者王虛侍中左相張諱次九天都官大使旌陽真君許諱旨陰功宏鉅真斑髙峻與帝出王輔教行化者也左斑方而右趣者文始真人尹諱冲虛真人列諱南華真人莊諱司少卿東方諱參同真人魏諱羅浮先生葛諱上清司命南嶽夫人魏諱九華王真妃安諱東華司命楊諱上清真人許諱水

官監郭諱蓬萊都水監真白先生陶諱太白真人孫諱
希夷先生陳諱紫陽真人張諱凡十五尊皆博綜九流
潛脩百行與形偕妙游藝入神者也右方而左趣者東
華帝君王諱九天聖師元君蘇諱清微天聖師真君朱
諱正陽真人鍾諱純陽真人呂諱海蟾真人劉諱重陽
真人王諱丹陽真人馬諱長真真人譚諱長生真人劉
諱長春真人丘諱玉陽真人王諱廣寧真人郝諱清淨
仙姑孫諱我師雲陽仙姑王諱凡十五尊皆默修無漏

祿真還元賴超上乘了悟普現者也世貞沈淪障業為日已深追惟根源去塵杳隔然未甞不皈依大道扳慕高玄仰瞻法相永奉香火近聞郡城黄氏頗蔵善本因購請一幀逾十餘位尚闕右方東華等四聖重陽等八真適翰林檢討信陽王祖嫡遠寄元人所圖猶備精妙又承我師指示聖祖元君真君名號輙乞良工以意模寫位為之頌其左右方次第略等年歲為之至於名位大小功行深淺故非下土小兆所敢臆定頌辭蕪陋猶

足汗顔弟管窺蠡測雖全體未睹而昭昭混混一端不爽譬之如來法身或百由旬或僅丈六大乗初地所覩不同以比一切闡提差有間耳其頌辭曰

太始渾淪中分二氣兆庶林林疇醒長寐惟我玄元尊超象帝元始令息靈寶昻弟應期毗教入周乃備何以徵往青牛在紲何以徵旋青羊在肆坐嘯玉局天真列侍韶音金振微文珠綴卓冠九州炳烺遥裔謂司命茅女策昆季良常句曲盤石天市即宫其間總攝羣位次

則桐栢王子所治芙蓉為冠白珠衣綴柱劔而談金庭中事張君陽都寶籙恒佩龍旂虎賁以為容衛虯髯電目埽制妖魅赫哉許侯拜都官使與張同勣而惇孝誼千秋度師石函標識濟濟四尊班崇秩貴與帝出王演化敷恵於惟闕方凡十五尊右趣而前恂恂誾誾紫氣在空識者闚門守中致柔以保谷神五千微言奉而書紳列子所貴肆任治身不生生生受之伯昏冷然御風且將二旬疇云宕心西方是尊漆園洸洋若壑縱鱗扶

息踵源渡逍遥津勿訝齊物超物自珍彼所息死匪死而存快哉曼倩德幾與鄰海鷗武皇衆狙貴臣支離滑稽跌宕洸瀇之醆漓不汩厥醇淵淵伯陽黙窾先天問易重輕權之一斤顛倒坎離以濟乾坤悟則吾主迷則吾賓稚川師鄭宏覽玄墳而苦丹砂句漏是厘胡不返照以修崑崙是故三賢倦跡亦倫有媐賢安冲黙靜仁遂感羣靈授以秘文三十一卷薀珠玉宸緫辔霄空仰擲雲輪金臺夫人實産欝嬪雲髮瑶姿五齊馥芬下匹

楊椽示偶證因攜手紫庭齊軿九閽有美楊椽如玉出
壟技追逸步悟等子貢天期既愶雝雝和氣吳越萬神
職司所統長史默修非禮無動靈真末即心香遥奉玉
斧前引虎牙後擁翼以遠游七世所種景純瓌奇大瑰
丸弄獵色匪荒洗飲寧縱深幾為人以義自衷修然兵
解得無所痛皎皎貞白都水非重獨志超伉羣能博綜
松飈清吹煙霞法供方瞳左炯神識先中華原聖童器
大難用逢屯霧隱遺泰雲從秘方之撰與陶司諷物命

匪戕仙秩毋降希夷王佐避世須洞寧為社楞詎作國棟五龍授法鼓跌不㝷蓮花遁形栩栩若㽵紫陽至人與物無閡胡為三謹僕僕迎送同類為餌造化所訟皈心禪那始脫冥霧右方之真數亦如之左趣而前熈熈怡怡東華王君青陽肇俔御太晨宮胎易仙基抉要標潛以示鍾離真中之真師表之師大史司寇裔有淑姿是為元君生而狥齊弘靜髙明至德巍巍度籍童真以薦西池於赫真君能靜且慈昭靈博德列職清微啟我

國姓翼我皇鑾靡幽不燭毋危不持雲房亂髯頳而環
奇頂分雙髻日兮月兮居謂生門乃藏死機蓓蕾玉蒂
葳蕤鉛枝純陽挺秀而鍾是規五試皆過一真自持歛
斷無明丹起沈尸養魄朱陵混跡浮提宗成相遼感累卵
危五髀萬鍾棄之若遺醉跨白驢引碧眼兒大海魚樂
長空鳥飛有髯如鍾膚晳而脂是曰重陽與禪同歸郁
郁金蓮一蒂七枝盡大地間受玄風吹宜甫朗悟遂首
師資三髻表尊十化分梨鬬貧不貧無為而為超登三

宫翱翔紫微譚子長真末疾寖劇抱足分和須麋再植是故與物無競為德金光頂透恬然安寂劉君冠弱而慕玄默松筠並清雪月交白分形狴犴闡化京國何以前徵三生井石丘公蚤頼重陽法嫡磻溪髙蹈王庭前席正殺化貪與世生息長春之春造化罔極彼美錟陽師所遥錫飲酖委和避兵先識金緋被躬等若逢掖印心雖間顯教斯赫廣寧隱卜而知歸墨志頼王堅行由譚激沃𪩘水觀如逵磨壁竟遺神君發揮心易孫姑悟

道與鳳分翼各探驪珠罔象先得用氣莫麁舒緩見則
醍醐仙樂悠然自適吾師閭秀千載正脉補陀現應清
微詳迪西池奏名北斗落籍日現雲表離中坎畫凡此
羣真應世後先或學而能或生而然或擅總持或諦妙
圓或示無文或工立言溥博淵泉如天如淵我儀圖之
朝夕奉焉譬毘盧佛變化億千法相叵測疇能寫掎一
刹那際三身現前慈威大小各所覩緣下土蟣兆劇心
靜專寶以周還逍遥永年

廣聖主得賢臣頌

漢王子淵此頌成於宣帝時其槩言聖主遇臣之難賢臣遇主之不易一旦得之歡然交欣論説無疑鴻毛順風巨魚大壑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臻臣藉君而顯君享臣之逸雖孟氏之急先務孫卿之請布基何以易此第不原所繇得之本與既得之之用是以談業甚微而無真術究績雖宏而鮮儁味況彼雜霸之朝僅庸叡能之輔而舉盛際之事歸之殆猶其

時睠神鳥之五章而不啻鶡雀之非德也敢鄺其旨探其原而嗣頌其辭曰

昔陶唐命南北正吕司地天而人輔缺焉乃登嬀氏於有鯀俾稟九有而司化權實惟五佐以胥後先赫乎遜哉莫可擬測已成湯氏之開殷紀也凡五進阿衡而五捐之忽合忽離是何后臣之艱厥而托國之需遲耶迨武丁之徵說而姬文之遇尚精誠貫徹虖幽夢遂超徒步而拜卿相此所謂天作之合帝啟其衷萬姓藉以奠

安三靈寄而崇隆然我觀夫伊氏之為佐也厥人紀之肇修縣從諌而弗違儼明命之顧諟敬恭洞乎神祇草夏政而撫九有實一德之所茂綏說啟心而沃帝在意善而動時監成憲以無愆學古訓乃有獲粤丹書之示戒敬怠勝而類凶吉此深宮之燕間而四夷之所景式蓋孟氏有言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學焉而後臣之夫是以卑而長為天下尊今夫綱維紛胜易畫也疆圉弱削易益也甲彫兵瘦易餝也禮弛樂廢易師

也其最艱者君不有其德而唯臣之德臣不愛其心而君心之非之是格彼夫高平之任衎與愽陽之濟寛雖櫛比其一支殊未探乎大端營平折衝廣漢鈎距于黄中外稍稱平恕趙堯等之司四時若畧法乎先王雖匈奴崩角而孽已兆于椒房政若粲乎其外㩭而精膏爍焉而内亡夫沛乎巨壑縱鱗翼乎鴻毛順風龍變雲蒸猋附景從豈不快哉如披聾盲然必内滌百私外采庻忠泰之九二寧不曰上下志同而其繇曰包荒用馮河不

遐遺朋亡是以吉莫鉅乎渙小羣而危莫峻乎月幾望賢與否其相遼敬怠類于毫芒當齒爪之未墜又何異乎肺與腸夫豈雖其下者即周公之赤舄而非金縢幾不能保其終厥咎寧直成王嗚呼盛哉亦可畏哉

汪門烈女方氏頌

方氏之死汪道著也葢稱烈女云夫既已歸汪矣何以不婦也曰不成婦也其不成婦何女十三笄而歸汪氏然事姑室也居五年其舅姑命之曰以冬十二月與道

者成禮秋七月而道者病溺血甚女始視湯藥然而弗面也道者且死意若有憂者女聞之曰是其為我乎即絶粒道者死女始發蒙袂而面曰吾夫也制斬縗服盡哀家媼謂曰是不為夫胡服也女曰不為夫而胡以舅若父姑若母不為夫而胡以奉汪氏之烝嘗於寢也吾女也然而非方女也且日伯氏司馬公來娉予夾持出跪請曰以舅姑及亡者之後伯氏前致辭謝諸内外尊戚至夕沐浴自縊死死時光明滿室及殮而貌逾於生也

其得稱烈者何風人之為風也發於情止於禮義婦之死夫義也情得毋十二乎哉女之死夫不及情者也雖然未字而夫非夫也為他人死也女女而歸汪有婦道矣婦而未伉不及情矣其發以義其止以禮是足以當風之首乎司馬傳而表之不佞世貞繼頌焉其篇曰

英英白華其白乃雪女而婦節其矢也潔

皎皎白璧既白且堅婦而女身其歸也全

生而事之惟舅與姑死而面之乃以為夫

生而字之其跡處也死而殉之其心許也

弇州續稿卷一百四十五